



心有余裕 才有空間

我遇到過兩次這樣的事,所以有點感慨。一次是看《天鵝湖》演出,演出很美,可是,坐我前排的一個大叔從開演起就一直拿手機不停地拍攝,兼發朋友圈,上半場一直未停歇過,他的舉動影響到了我的視線,又不好說,只能忍着,把身體向一邊偏。大叔可真忙碌啊,我不誇張地說,他幾乎就沒停止過。演出他看進去了多少,我不知道。

第二次,在一個實景演出場地,演出非常震撼,感觀是四面八方的,眼睛都有些忙不過來,背景、音樂、台詞,還有夜空、蒼穹……我前面兩個男女又在不停地拍攝,發朋友圈,一直是透過手機鏡頭在忙碌,也是整場未停歇……說實話,我深深地替他們遺憾,都忙活手機去了,哪有心思沉浸在演出中?這是為別人在看啊。我難以理解這種行為,看劇是很自我的事情,那么忙着分享了什麼?

這兩次經歷讓我無端想起另一些事。曾看過梁文道的一檔訪談節目,話題是從去泰國旅行的遊人用盤子鏟蝦視頻開始的。梁文道說,現在每每看到這樣的新聞,我倒沒有憤慨的情緒,只是覺得可憐。他這話,說得很到位。他說,泰國有個普通人評論這件事:怎麼會這樣,他們很飢餓嗎?只有吃不飽的人才會出現這種情況。接着,他提到“飢餓文化”,表現是不安、緊張、存東西、匱乏、不能吃虧。這個細想想,倒真是很多的。雖然現在物質豐富,但種種相關情緒比比皆是。他談到一個細節,有一次他去巴黎一家名品店買一件襯衣,準備付款。旁邊,一個國內去的闊太太,買了很多東西,也準備付款,那個太太把自己的東西護得緊緊的,並冲售貨員說:“不要弄錯了,這些東西是我的。”售貨員聽不懂她的話,只能抱歉地笑。他很平靜地對那個闊太太說:“太太,你儘管放心好了,你的東西不會弄錯的。”他說,當時,只覺得她可憐,買得起這麼多東西,卻有一顆貧窮的心,令人同情。雖然有錢,雖然闊氣,可是緊張、不安,是一種飢餓和缺失,很可怕的心態。人是綑着的,不放鬆的,沒有餘裕,美感全失。

前段時間,友人談到斯里蘭卡的見聞,有些感慨。她說斯里蘭卡男人看上去真漂亮真體面。我很少聽到用這樣的詞評價男人,很有興趣。她講起來,說他們穿着乾淨,看上去健康,皮膚透亮,最重要的是整個人放鬆、不急,而且要命的體貼人,總是為對方考慮。她坐着當地人的車,每到一處,司機都好脾氣地說,你慢慢看,慢慢吃,我在什麼地方等你,不要着急。她講了一個趣聞,某次問一家餐廳的老闆,洗手間在什麼地方,老闆放下手裡的活,很仔細地為她指路,當時,一餐廳的當地人都很關心她找到衛生間了沒有……她說,真是有意思極了,他們很關心別人的燃眉之急。

友人說太喜歡斯里蘭卡了,人活得尊嚴、體面,沒什麼錢,但好像從不缺錢,不急,沒有我要什麼的表情,很淡很靜,所以面相好看。

內心有餘裕,才有空間。(文:饒曉陽)

中秋夜,月亮那一臉壽斑越發礙眼了。老和尚在一株玉蘭樹上掛了個紙糊的紅燈籠,就退入禪房,隔窗看燭焰明滅。

“師父,你知不知道人世間什麼是最恐怖的?”小沙彌傍着他坐定,就問問題;古往今來,老和尚身邊,例必有個擅長髮問的徒兒,作用就一個:彰顯師父的睿智。“最恐怖的,是一個臉色青白的女鬼,忽然間從窗口爬進來,二話不說,就咬掉你的頭。”老和尚答。“為什麼是咬掉我的頭,不是咬掉師父你的頭?”小沙彌不解。“咬掉我的頭,我就不能去‘恐怖’,也不能告訴你,怎麼樣才算最恐怖。”

“我覺得最恐怖的,是蠟燭燒盡了,燈籠熄滅了,周圍一片黑暗。驀地,這個燈籠竟又亮起來了!這座山,就只有我們師徒兩人,這燈籠,是誰點亮的?”小沙彌說完,抱着雙臂,但覺滿室都是寒氣。老和尚看着跳閃的燈火出神,半晌,燭滅了,大小和尚同吃一驚,連聲怪叫。“三更了,睡吧,夜生活太多,到底不好。”老和尚從蒲團上站起來。“我總覺得燈籠會再亮起來,這麼想着,不會睡得安穩。”小沙彌說。

“把窗戶關上,看不見燈籠,就沒事了。”老和尚讓他去關窗。“你以為關了窗,燈籠就不會亮起來?”小沙彌講原則,認為眼不見,不等於就乾淨了。“你到院子裏去把燈籠除下來,一把火燒掉,不就什麼都解決了!”老

紅燈籠

和尚不耐煩。

“萬萬不可!”小沙彌解釋,“師父你年紀大,夜尿頻,我把燈籠燒掉了,你半夜起來,發現燈籠還在那里,亮堂堂照得滿院子一片紅,你還尿得出來?”老和尚讓他說得毛骨悚然,夜尿多,夠可怕了,夜尿再遇上死而復生的

紅燈籠,能不喪膽?他六神無主,反問徒兒:“你……你說怎麼辦?”“你是師父,該我問你;如果你問我,那我就師父了;我再笨,也不會笨得去當師父。”小沙彌答得直率。

這夜,師徒倆沒有人睡;第二日,第三日……老和尚仍在苦思這個“燈籠問題”。一年過去,老和尚圓寂了。不過,臨終那一天,他心境非常清淨,他開悟了,終於明白“最恐怖”的,是不斷興起的妄念;院子裏那盞紅亮的燈籠,也只是他管束不住的一個妄念而已。



歲月

我正在候診室等着和我的新牙醫見面。掛在牆上的行醫執照上面的名字令我想到了一位25年前我的高中男同學。我之所以記得這個名字,是因為他是一個又高又帥的傢伙,那時女生都喜歡他。於是,我心里充滿期待。

可是,一見到他,我立即失望了。這個人滿臉皺紋,禿頂,歲數太大了,不可能是我的同學。

他在給我檢查牙齒的時候,我提到我上過的那所中學,並問他是否也上過。

“是呀,我就是那所中學畢業的。”他答道。

“那你是哪一年畢業的?”我問。“1984年。”

“啊,是我班上的!”我驚訝得喊了出來。

他凝神看了看我,然後問:“您教的是哪一門課?”

財主的笨兒子

從前有一個財主,他生了一個十分笨的兒子,以至財主每次出門都得交代他如何回答客人的問題。有一天,財主要出門,他吩咐兒子:假如有人問你,咱們家門口的石獅子是哪一位石匠雕刻的?你就回答,小畜生何勞詢問。假如問你,令尊何往?你就回答,上山與名僧下棋去了。假如繼續問你,何時歸來?你就回答,早則日暮,晚則與僧同宿。假如問你,壁上所掛的是何畫?你就回答,是唐朝的古畫。假如問你,案上所置何物?你就回答,是傳家之寶,一代一個。吩咐完,財主出門走了。

果然有客上門。

客人:令尊大人呢?

財主兒子:小畜生何勞詢問?

客人:令堂大人呢?

財主兒子:上山與名僧下棋去了。

客人:何時歸來?

財主兒子:早則日暮,晚則與僧同宿。

客人:你講的是什麼話?

財主兒子:唐朝古畫。

客人:你真是個活寶,可笑之至!

財主兒子:這是傳家之寶,一代一個。

財主的兒子死記其父交代的回話順序,而不按客人的問題回答,結果罵了父親,辱了母親,又嘲弄了自己。這在哲學上叫作形而上學,邏輯上叫作判斷不恰當。

不管閑事

看見一小孩子拿了一大包巧克力在吃,一會兒就吃了半袋子。我出于好心說了句:“小孩子不能多吃巧克力,吃多了會得病。”

那孩子對我說:“我爺爺今年103歲了。”

我問:“因為吃巧克力?”

孩子說:“不是,因為他從來不管閑事。”

錢就這樣沒了

某同學為了證明錢縮水,做了一道高級數學題:求證1元=1分。解:1元=100分=10分×10分=1角×1角=0.1元×0.1元=0.01元=1分,證明完畢。對此,數學老師哭了!因為,毫無破綻,稀里糊塗錢就沒了。

溝通之道

夫妻之間溝通很重要,沒有什麼事是不好商量的。比如今天我老婆罵我:“你看你做的那些破事!”

我平心靜氣地說:“你應該多想想我的一面。”我老婆果然接受了我的建議,說:“你看看你干的這些好事!”

盜車

一賊將偷來的貨車剛剛倒出車庫,被農村大爺生擒交給了警察。賊不解,問大爺:“你咋知道這車是偷的?”大爺答:“你他娘的一上車,車就自動報警了!”

警察問:“咋報的?”大爺答:“請注意,盜車!請注意,盜車!”

賊眼含熱淚望着天空自言自語地說:“沒文化太可怕了!沒文化太可怕了!”



我和蠶豆的故事,是我終生都不能忘懷的。

我出生的那個村子叫楊家莊,到我出生的1964年,父親的情況有了很大的好轉,他可以在我母親所在的小學做“代課教師”了。問題也來了,夫婦兩個都要上課,午飯就成了一個大問題。父母親決定請個人過來幫着燒飯,附帶着帶孩子。

“奶奶”就這樣成了我的奶奶。我和奶奶在一起的時間比和父母在一起的時間還要多。

1969年,我五歲。父母的工作調動,去了一個叫陸王的村子。奶奶沒有和我們一起走。直到這個時候我才明白過來,“奶奶”不是我的親奶奶。

一轉眼就是1975年了。這一年我11歲。我的父母要被調到很遠的地方,一個叫中堡的鎮子。在今天,沿着高速公路,從中堡鎮到楊家

莊也就是幾十分鐘的車程,可我們興化是水網地區,即使坐機板船,七拐八彎也需要一天的時間。我們一家人都知道,我們要去一個“很遠很遠”的地方了。臨行前,我去了一趟奶奶家。奶奶說,她已經“曉得咯”。奶奶格外高興,她的孫子來了,都“這麼高了”,都“懂事”了。那時候奶奶守寡不久,爺爺的遺像已經被掛在牆上,奶奶還高高興興地對着遺像說了一大通的話。可無論奶奶怎樣高興,我始終能感覺到她身上的重。她的笑容很重,很吃力。我說不上來,只感覺很壓抑。奶奶終於和我談起了爺爺,她很內疚。她對死亡似乎並不在意,“哪個不死呢”,但奶奶不能原諒自己,她沒讓爺爺在最後的日子“吃好”。奶奶說:“家里頭沒有唉。”

我第一次知道死亡對生者的折磨就是在那一天。人永遠也不會死的,他會在親人無邊的傷痛中頑強地活着。奶奶對爺爺的牽挂還是吃。因為是告別,奶奶特地讓我做了一次儀式。她讓我到鍋里頭鏟了一些鍋巴,放在了爺爺的遺像前。這是讓我盡孝了,我得給爺爺“上飯”。奶奶望着鍋巴,笑了,說:“死鬼嚼不動咯。”

我的小妹,也就是奶奶的孫女那時候已經出生了,在我奶奶說話的時候,小妹一直在她的搖籃里睡覺。小妹後來說,她知道這件事,是奶奶告訴她的。

就在傍晚,奶奶決定讓我早點回家了。她

在猶豫,想着讓我帶點什麼東西走。現在回想起來,奶奶當時真是太難了,窮啊。她家里真的是“家徒四壁”。她最初的主意一定是雞蛋,她已經把雞蛋從鏟子里頭取出來了。大概是考慮到不好拿,怕路上打碎了,她又把雞蛋放下了。奶奶後來拿過來一支柺杈,從屋樑上取下一只竹籃,里頭是蠶豆。奶奶讓我去幫她燒火,我就去燒火。我一邊添柴火,一邊拉風箱,知道了奶奶最後的決定是炒蠶豆讓我帶走。多年之後,我聰敏一些了,才知道,那些蠶豆是奶奶一顆一顆挑出來,預備着第二年做種用的——只有做種的蠶豆才會被吊到屋樑上去。蠶豆炒好了,她把滾燙的蠶豆盛在簸箕里,簸了好長時間,其實是在給蠶豆降溫。然後,奶奶讓我把褲子脫下來,拿出針線,把兩只袖口給縫上了,兩只袖管即刻就成了兩只大口袋。奶奶把裝滿蠶豆的褲子繞在我的脖子上,兩只口袋就像兩根柱子,立在了我的胸前。奶奶的手在我的頭髮裏摸了老半天,說:“你走吧,乖乖。”

在我的一生當中,這是我第一次擁有這麼多的炒蠶豆,都是我的,你可以想象我這一路走得多歡。蠶豆還是有點燙。我一路走,一路吃,好在我所走的路都是圩子,圩子的一側就是河流,這就保證了我還可以一路解渴。楊家莊在我的身後遠去了,奶奶在我的身後遠去了。在後來的歲月里,我不停地回想起這個畫面。不幸的是,等我到了一定的年紀,我想起一次就難受一次。為什麼我那一年只有11歲呢?西諺說,上帝會原諒年輕人,這句話沒錯,但唯一不能原諒年輕人的那個人,一定是長大了的自己。

1986年,我在揚州讀大學。有一天,我接到了父親的來信,說我的姑姑,也就是奶奶唯一的

女兒,死了,她服了農藥。我從揚州回到了楊家莊,這時候我已經是一個22歲的大小伙子了。說實話,我已經11年沒有來看望奶奶了,我其實已經把她老人家忘了。我在許多夜里想起她,但天一亮我又忘了。這一點我想起來一次就羞愧一次。11年之後,當我再一次站在奶奶面前的時候,她老人家一眼就把我認出來了。我完全沒有想到奶奶的個子那麼小。她小小的,卻堅持要摸我的頭,我只有彎下腰來她才能如願。奶奶看上去沒有我想象中的那樣悲傷,這讓我輕鬆多了。她只是抱怨了一句:“死丫頭她不肯活咯。”

可事實上,奶奶沒有多久就去世了。她一定是承受不住了,她的傷痛是可想而知的。但奶奶就是這樣,從來不會輕易流露她的傷心與悲痛,尤其在親人面前。我是從另一個可親的老人那里理解了奶奶的。她時刻願意承擔親人的痛,但她永遠也不會讓自己的親人分擔她的痛。

1989年,我的小妹來南京讀書,我去看望她。小妹說:“哥,你的頭髮很軟。”我說:“你怎麼知道的?”小妹說:“頭告訴我。奶奶時常嘮叨你,到死都是這樣。”

小妹的這句話讓我很受不了。我知道的,我想念奶奶的時候比奶奶想我要少很多。這就是我和奶奶的關係。

但是,無論是多是少,我每一次想起奶奶總是從那些蠶豆開始,要不就是以那些蠶豆結束——蠶豆就這樣成了我最親的食物。

我的“親奶奶”是誰?我不知道,我不可能知道,連我父親都不一定知道。這對我已經不重要了,我多么希望我和我的奶奶之間有血緣上的關係,我希望我的父親是她親生的。